

# 在台波逐五十餘載 (五)

## 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

● 郎萬法 (彩色圖照刊第十頁)

### 九、總算有了自己的家

在光復路市民住宅，整整住了六年。一間臥房，一間客廳，不過客廳比以前較大了一點，還有一間小廚房，廁所在後門外而是茅坑。雖然也是簡陋，但環境卻很規律，有街道，而不准車輛通行，很適合兒童玩耍。左鄰右舍，和睦相處，守望相助，倒也安和樂利。由於本人食指浩繁，每月還要支付六百元房租，時有入不敷出，捉襟見肘現象。比鄰張媽媽為人和善，

先生在美援機構服務，自己也有積蓄，我這一家偶有急需，便向張太太通融，真達到鄰幫相助情景。若有好吃的點心，兩家都互送品嚐，如有大事小情，也彼此關懷。真應了「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如對門。」這句俗語。

迄民國五十二年，經拙荆省吃儉用，以分期付款方式買下光武東村三十多坪公寓一戶，也就是台北市敦化南路三五一巷六九號三樓。不才在這篇文字開頭小標題開宗明義，就感慨的標示：「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掙扎到這一年已虛度四十六歲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家。

#### 1. 怪力亂神是耶非耶

不料剛要搬家的時刻，隔壁張先生不幸過世了，入土為安之後，因為他還有抗戰夫人，為了遺產如何善後，如何申報遺產稅，不免煞費周章。於是張媽媽拜託我這位近鄰好友，剛出爐的會計師，也是她底兒女都尊稱的郎伯伯，擔當義務仲裁人。不佞明知這是費力不討好的工作，由於相處六年，感情深厚，也只好勉為其難。

踴這趟渾水。於是把他兩房子女都叫在一起，花了一上午時間，調停分派的結果，大家還算滿意。剛要結束，由於參加的人群中，有一位侄女「通靈」，是一位陰陽眼，經常能看到陰間景象。她接著說：「剛才郎伯伯曉以大義，一邊講話，一邊解說這個給誰，那個給誰，如何分配，如何報稅，如何謙讓，在整個過程中，阿伯（死去的張先生）穿著藍袍黑馬褂站在郎伯伯身後，一邊微笑，一邊點頭。大概是認為郎伯伯處理的很公道，沒有偏差，他才高興。」大家聽了後，我也嚇了一跳，幸虧沒有私心，否則，豈不又要大禍臨頭。常諺：「不作虧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難道真有鬼神乎。「子不語，怪力亂神」，只好立此存證待考。這是搬家前，發生的怪事。

2. 冒著風雨送錢應急

搬到新家，一家人都很高興，不過經常寅吃卯糧，弄得手頭仍舊拮据。有一天颱風日，本篇文字開端第一段就敘述過，二次來台上岸第一天，借宿蘭春池兄宿舍，而他的太太竟把他先生代為本人舖好的被褥，丟出窗外，以行動表示此處不留客。就是這位太太突然替我湊錢，又冒著大風大雨，送錢來給我應急，真是異想不到。上文說過，分期付款購屋，所開立之分期付款支票。屆期存款不足而退票，情況很嚴重。當時拙荆「標會」，而未得標，為了怕退票，乃向蘭兄電話求助，他的太太聞知之後，立刻行動，才有「最難風雨故人來」的感人鏡頭。當時在下自己也十分納悶，內心裡也揣度了好久，她怎麼會一反常態！會變了一個人。自從那年「扔被褥事件」之後，跟她先生蘭春池兄，多半在辦公室見面，或電話通消息。俗語說「惹不起，躲得起」，敬而遠之總可以，所以很少跟她來往。事實如此，她會突然冒著風雨送錢來，真有些不可思議，十分不解。當時一邊招呼她請坐，一邊說：「蘭大嫂，颱風天，衣服都濕透了，來給我

送錢，這真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你。」我說到這裡，她倒掉下眼淚說：「人心都是肉長的，當初我對你那樣不禮貌，你但不恨我。反而衝著我先生的面子，替我弟弟也不知跑了多少趟台中縣，千方百計懇求何金生縣長，給我弟弟補三個雇員缺，解決了我弟弟一家十口，有配給可以活命的大功德，你不記我的仇，這種寬宏大量的作為，我能不慚愧，能不感動嗎！今天早上聽春池（她丈夫）說：你缺錢，下午三點半不軌進銀行就跳票

。我為了贖罪，為了報答你對我弟弟的情義，我自己身邊不夠，再跟鄰居們湊，湊足了，趕快冒著風雨送過來，算不了什麼，這是你的感召。」

當時我慚愧的也漣漣淚下，內心自責，自不量力，要買房子，反而勞駕人家跟著操心。同時蘭大嫂她這種悟以往之不諫，覺今是而昨非的行徑，我也深受感動。

一般人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蘭太太當年扔被褥那一幕，人各有志，小事一椿，算不上十惡不赦的罪過，但她能從善如流，又能感恩圖報，倒影響到不佞從那時起下決心立志，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十、從會計師業務說起

民國五十年幾年，師大教育研究所對四、五十種行業，在社會大眾眼裡，其聲望地位作了一次調查。在報端發表後，卻把會計師跟導遊、店員技工等項排在一起，與醫師、律師相距遠甚。這表示社會大眾對會計師並不認知，於是會計師公會叫不才寫一篇「三師人馬孰前孰後」，詳載在會計師會訊上。今天既要寫我執行會計師業務歷史過程，不妨把會計師到底是幹什麼的，扼要摘錄一段，就教於方家。

若論三師歷史先後，當然先有醫師再有律師，最後才有會計師。尤其中醫源遠流長，西醫倒是後起之秀。律師，在帝王時代，行政司法合一，地方官縣太爺徵糧納稅交差外，主要工作就是升堂斷案子。兩造可以找刀筆寫狀紙，也可以找訟棍疏通。另外幫助審案的叫師爺，根本沒有專業律師。民國後，所謂司法獨立，才有引用法典，代兩造依法力爭的專業律師。由於過去以農立國，有田賦稅、人丁稅、關卡稅，或向商家攤派，根本無所謂營業稅、貨物稅、所得稅，更無證券交易稅或證券交易所所得稅。直到政府遷台後，大力

推行直接稅，為了徵納公平，才有會計師代為查核營利事業，才有稅務簽證。後來開放證券市場，才責成會計師依據企業管理人之財務報表，作財務查核簽證，以資投資人之參考。所以三師人馬，論開展業務先後，會計師自然望塵莫及了。

若論賺錢多，成本低，納稅少，醫師又是第一，律師仍舊第二，會計師又落後遠甚。蓋納稅依據憑證，醫師對象係自然人，患者看病很少主動要發票（健保制度實施後改觀），過去醫師申報綜所稅，全憑良心，意思而已。且患者看病一律現金交易，既無呆賬，也無收賬成本。如果連診帶藥一齊來，更是一本萬利。故早期台灣世家若有待子女兒都願意嫁給醫師，道理在此。找律師打官司，則自然人、行號與法人都有。自然人不要憑證，法人或行號，付錢出賬，應該會要收據，所以律師納稅比醫師理論上一定要多些。況律師要有人際關係，說好聽的，得有交際費，寫狀子有打字費，出庭要交通費，直接成本也比醫師高，賺的就比醫師少。而會計師則不同了，對象都是公司行號，收錢一定要憑證，該納的稅一筆也跑不了。且查賬要人手，台灣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動輒一兩

千人，直接成本高，同業競爭，酬金一降再降，又多係事後付錢，自有收賬成本，也有倒賬發生，甚而有賠錢業務。所以若比繳稅少，比賺錢多，會計師自然又是第三名。

反過來，若論學識之廣、工作之難、管轄之繁、影響之大、貢獻之多，見仁見智，會計師可能屬第一，律師第二，醫師卻列在第三了。

請想想看，醫師在求學時代，只要對自然科學有興趣就可以了，文史可以不必專心過問。進修時，單純在醫學與藥典下功夫就行。其他學科涉獵與否皆可。也不必考慮口才好壞以及文筆優劣。對患者而言，大夫說你是什麼病就是什麼病，沒有爭辯餘地。開方給藥，小病可能藥到病除。大病由儀器檢查，再行對症下藥，必要時群醫會診。絕症治了病，治不了命。管轄機關，只有衛生健保單位。而律師在求學時代，跟醫師相反，只要對社會科學文學法學科有興趣就行，數學理化可以不必過問。不過除了在法學領域需要淵博外，還得有辯才，死的能講成活的才行。同時文筆也要好，且要言之有物，條理分明。找律師的，委託人不一定懂法律，但來龍去

脈，心理有數，不能任由律師說什麼就是什麼，指點迷津也要立竿見影。訴訟案件，兩造各有律師，均得使出看家本領，各比高下。說服之對象，還有法官與檢察官，管轄機關則有各級法院、檢察署、法務部、行政法院。從以上跡象看，律師較醫師難為了。

至於會計師，則更加難為了，在求學讀書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種都不能排斥，除了會計學、審計學、統計學之外，也得懂民法、商法與財稅行政法規。換言之，得有數學與法學雙重頭腦才行。不單要會算、會查、會分析、會設計，還得會說、會寫。不僅此也，一個稱職的會計師，還得懂各行各業作業內容及其特徵。凡委託人找會計師，不是董事長、總經理，就是財務經理或會計主任。大有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之概。他們自己的毛病所在，自己心裡都有數，對處理過程，瞭如指掌。故對委託事項，絕不容你會計師說什麼就是什麼。如果會計師道行未超過對方當事人，不論是一樁商標登記，專利申請或是公司登記，或制度設計，甚而股東之間鬧糾紛，或者合併、改組、解散、清算、重整、破產，在在需要說的頭頭是道

否則對方會認為你這位會計師才疏學淺，不足信賴。倘若係代打稅務官司，會計師不單要懂稅法與救濟程序以及賬務處理，還得知道如何計算是對，如何勾稽是錯，更得要瞭解有關法令以及判例，然後用來據理力爭，才有效果。而且寫的申訴文件要條理井然，文字清順。否則理由再強，辦案審查人，望文興歎，駁回了事。結果，等於白忙一場。若係財簽、稅簽案件，又要有會計學、審計學看家本領，除理論基礎外，更得有公司法、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稅捐稽徵法、營業稅法、所得稅法等各種法令知識，進而尚須瞭解財簽規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查賬準則，所得稅查核準則等規定辦法。同時也要有查賬實務經驗，何者可以取巧，何者可以矇蔽，否則難以應付自如。更何況每項查核案件，均有時效限制，又得認真落實，稍有疏失，輕則停簽若干時日，重則吊銷執照或逕送法辦。在管轄範圍與接觸面之廣，更不得了。中央有院部會，地方有廳處局。財簽主管有證期會、證券交易所、金融局。稅簽主管有國稅局、稅捐處。司法行政救濟、清算、重整、破產案件，其主管機關有法院、行政法院、行政院、各

部會、各級訴願委員會、中央標準局等單位。任何一項案件，均不能自說自話。與醫師、律師相較，其難易分野，範圍廣狹，不言而喻。

若論對社會國家之影響或貢獻，更顯現會計師之重要性。蓋醫師之影響，僅限於各個自然人，律師也僅限於各別自然人與各個公司行號。而會計師則不然，除少數自然人與公司行號外，若係股票上市上櫃公司之財簽，其良窳程度，會影響整個證券市場漲跌趨勢。稅簽之認真與否，則影響稅收之多寡，與國計民生之大計。由此以觀，會計師對社會國家之功能，豈可等閒視之。可惜社會大眾認識不清，也許會計師業務發展較遲，一般人了解不夠，才排名在店員、技工、導遊前後。為了使民眾對會計師有更多認知，希望財經機構、內政當局、教育機關，有責任、有義務、廣為宣傳才對。間接也監督會計師，要認真執行業務。最後，由於寫的感受頗多，不才願引用清末張之洞，督撫兩湖，坐鎮江夏，一日梁啟超（一說楊度）求見，張氏在未延見之前，雙方對答佳話，代為

（秋冬），先生來江夏（武漢），誰是第一，誰屬第二。梁氏答曰：「三教儒在前（儒釋道），三才人在後（天地人），末學訪儒人（指有學問的張之洞），不敢在前，不願在後。」本人的心情跟梁啟超一樣，會計師客氣點說，不敢在前。可是在學識與需要領域之廣，服務社會其功能影響之寬，以及繳納個人綜所稅之多，事實證明，不該在後。

### 1. 執業初期摸索見習

依照會計師法規定，會計師有下列業務：（一）受當事人之委託或受政府機關之指定，辦理關於會計之設計、管理、稽核、調查、整理、清算、鑑定、財務分析或資產估價等事項。（二）承辦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三）充任檢查人、清算人、破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或其他信託人。（四）充任稅務案件之代理人。（五）充任工商登記或商標註冊及其有關事項之代理人。（六）代辦其他與會計有關之事項。

由以上列示，可見會計師業務範圍十分浩繁。至於對賬務如何整理，報表如何審查、制度如何設計、稅務如何處理，在大學會計學系，大致上都有認知，起碼

### （五）載餘十五逐波台在

江第一（江湖河海），四季夏第二（春夏

張氏在末延見之前，雙方對答佳話，代為

在大學會計學系，大致上都有認知，起碼

也了解些皮毛。可是對工商企業設立與變更之登記，商標之註冊，專利之申請，公司之重整，以及破產案件之管理，司法行政案件之救濟，在求學階段裡，十之八九，都無學習之過程與實際處理之經驗。依老朽吃過苦中苦的過來人立場，不妨來苦口婆心現身說法一番。大凡取得執業資格後，除非在會研所修過會計師業務研究，多少還能有些認知外，否則，最好能在分工不太顯明的中型事務所，且各種業務都有受理，近水樓台，才有見習機會。磨練過一段時日，各種業務都有心得之後，再行單獨執業，才能「通行無阻」。不然縱使是主計長、會計博士、大學會計教授，也會茫然無知，而相形見绌，大有「山深林密，問樵夫何處下手」之歎。

不佞是在民國五十年取得會計師檢覈考試及格證書，五十一年初領到部頒會計師執業證照。開張大吉，第一件處女作案件，是復旦校友王徵士學長介紹，迪化街賈紹先老闆所設源昌貿易行的資本變更登記。俗語說：「照著葫蘆畫個瓢」。初學乍練，沒有葫蘆作樣本，豈不等於瞎子摸象。為了達成任務，只好找復旦學長會計師湯于勳兄商洽，由他指導處理，我來見

習。酬金全歸湯會計師收受，僅以本人名義為委託代理人，酬金收據亦歸本人簽具。表面看，仍是我在接辦，實際上不但沒有收入，還得負擔個人綜所稅。萬般起頭難，初期業務，不管商標註冊，或是專利申請，都是如法炮製。不過相同案件，第二次接辦，就可以照葫蘆畫瓢了。第一次等於繳學費，學本領。讀者聖明，不要小看「稽查登記案件」，雖然雕蟲小技，也不簡單。大名鼎鼎的主計局長林楨先生，也是政大教授，局長退休，執行會計師業務。沒想到替人家辦個公司設立登記，卻被主管機關打回票，退件四次，愈改愈錯，自歎落地鳳凰不如雞。在政大交通車上發牢騷，本人興起同情心，請他歸去後，將該案文件派人送來，由我事務所專辦登記同事，義務代勞，看看錯在那裡，改正後打字送件，才算大功告成。經過這次「拔刀相助」，也增加了我們之間友誼。他感歎之餘，也為了解嘲，說了一副應景的對聯。由於當年公務員上下班要打卡，中午也要打，一天打三次卡，一年考績三次。退休俸一次領，僅得十幾萬，優利存款利率一分一厘。主計局一位主管過世，另一位退休官員，撰了一副輓聯曰：「兄為五斗

米折腰，三考三卡，送去老命，嗚呼！弟是十萬元逃身，一分一厘，了此殘生，哀哉。」林局長一生清廉，遭受折磨，豈不哀哉。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不佞悔不當初，開始未能投身當職員的學習行列，若參入先進事務所摸索些時，再行單獨執業，則輕車熟道，或可一帆風順。當時自不量力，結果「困而學之」。除了跟會計師界學長、同道學習外，再到行政院、財政部訴願會、省政府建設廳、中央標準局以及台北市政府等有關單位主辦官員，周旋交際，聯絡感情，追問求教，才逐漸吸收到各項業務的要領。從一竅不通中，求爹爹靠奶奶，碰壁再碰壁，真是得來不易。至於其中查核簽證案件，雖然有審計學的基礎，可是理論與實務還有一段差距。為了不出洋相，先向復旦學長王庸會計師請益，再向任職證管會也曾老兄討教，後來也跟陳家振道長切磋過。這才逐漸進入堂奧。中庸上說的對，「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真的，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

## 2. 既非秀幹亦非精鋼

包青天說過：「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鈞。」這是對懷才不遇者，一種鼓勵。也是對天降我才者，一種肯定。筆者不是秀幹，也非精鋼。僅是經過多年不斷的摸索與鍛鍊，虛心接受指導，然後觸類旁通，才逐漸有了領悟。而磨出一些小的心得，進而還會研發出新的見地。不敢說脫穎而出，卻在會計師領域裡，終於佔有一席之地。

(五) 載餘十五逐波台在

於是之故，而在民國五十八年，才有勇氣，在政治大學新創立的會計研究所碩士班，擔任「會計師業務研究」講座，垂二十年之久。當年，又在銀行公會成立的金融訓練中心，主講「會計師查核報告之內容與分析」連續有十一年之歲月，到教不動了才辭退。另外自民國五十三年起，斷斷續續充任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理事有年。迄民國七十二年，受同業道長之垂愛，公推承乏省會計師公會理事長。連選再連任後，自付「理事長」固然是義務，可也是權利，甚而可以看成榮譽。既是榮譽，就應該大家一同分享。於是在二度當選後，少頃，即宣布辭職，希望另選賢能。

當時，常務理事、理事們，無不譁然，均認為，剛剛選過，才告一段落，就馬上辭退，再行改選。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為什麼不在屆滿前宣布絕不連任，讓大家好從長計議，免得臨時周章，又得重來一次，豈不浪費時間，多此一舉。不佞在大家議論紛紛告一段落過後，笑著對大家說：「我若在屆滿前宣布不幹，我們自己人曉得這是在讓賢。可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局外人，很可能認為我在這一任內幹的不好，未得人緣，大家才不選我。我再度當選連任，表示我幹的還差強人意，而有人緣，才能連任。凡事，不要貪，見好就收。榮譽讓大家享，『癮』要大家過，所以選後才辭，這也是我的人生哲學。凡是在權力上能無私無我，光明磊落，又能急流勇退而不戀棧，這可能也算高度的修養，至請大家鑑評。我辜負了諸公一番熱愛，請原諒，我給各位三鞠躬，表示歉意，也是歉意。請考慮一下，另選賢能吧。如果認為還要增加開支，浪費公帑，本人願意貼補。謝謝！」經過不才這次臨時提案，卻產生了不大不小的漣漪。每次理事會，對理事長請辭，總是決議暫緩，而遲遲不予改選。後來有人告訴本人這個小

秘密，原來不是非我不可。因為由於我的讓賢，爭著想當理事長的，大有人在。在你爭我奪相互對峙情形下，很難擺平。在五霸七雄，諸侯並起時，總要經過一段紛爭，才能產生共主。所以請你即理事長稍安勿躁，等待些時，自然會有「齊桓公」出來，瓜熟蒂落，那時節，你就可以卸任了。記得，每月理事會本人就書面辭一次，形成慣例，大概總共辭了六次才「大功告成」。稍後，未及半年，旋又接任會計師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辭職後，時至今日，仍被聘為名譽理事長。這個頭銜，好像會一直掛到本人駕鶴西歸為止，這真是榮譽了一輩子。關於理事長任內的酸甜苦辣，容後專章分解，這段只算是起步而已。因為我有我的構思，當否，均請海涵。

## 3. 要將就就不能講究

「昔孟母擇鄰處」，孟母為了教子，才有三遷。不才我的會計師事務所，為了遷就當時情況，先遷後併，搬來搬去，而有九次之多。開始要「將就」，就不能「講究」，既然登記執業，就不能沒有事務所所址。最初，為了省錢，也怕沒有業務，將計就計，只好將光復路住家地址為

所址。反正唱獨角戲。有業務是外快。沒有也不傷大雅。因此，順其自然，並未專心一致努力以赴。後來買了房子，搬到光武東村，事務所自然也跟著變更新址。遷之後，業務仍無起色。這期間，朋友們善意規勸，所謂會計師業務，正在萌芽起步階段，何不跟上時代，把握機會，振作一番，急起直追。應該拿事兒當事幹，不可老神在在，有一搭無一搭，總在那裡客串似的，這樣不行。於是自己開始作摩，「爭利者近於市」。為了接近「行商坐賈」，決定將事務所遷入市區。爰與慶和貿易行掌櫃們洽商，借地求生。老闆們竭誠歡迎，非常願意我這位老同事，老「賬房先生」回「娘家」。於是事務所又改設在迪化街慶和貿易行內，這是第三度喬遷。慶和老闆不單不要租金，還無條件供應一切設備，也免費提供差遣人員。並且有勞該店老友趙秋涪先生，廣為介紹客戶。老闆們這種高風義舉，在下真有點愧不敢當。而老同事們，以歡迎心態，對本人宣稱：「郎先生你不要不好意思，這是你先有春風，才得到的秋雨。咱們做生意的，不管那一家，多少都有些秘密，凡有隱私，管賬的首先知道。而你當年為了我們慶和

著想，一切交代清楚後，說走就走，一點要求也沒有，好聚好散。這種不伎不求的道德標準，大家都很感動。今天我們能幫多少忙，就幫多少，都是對你的回饋。」聽了之後，真教我打心裡感動。有人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不才倒認為，凡事要設身處地想，不要貪心斤斤計較，自然就會心電感應。當初我在慶和貿易行，雖然沒有隕越，可是在世態炎涼的風氣下，慶和從上到下對本人之熱愛，就是披沙揀金，也不可多得，應該說，難能可貴。為了擴展業務，同時在基隆戚光烈先生漁船公司內設連絡站，以便招攬山東幫。漁船公司之報稅與登記業務，戚先生也是無條件資助。就這樣，東一頭西一頭，號呼奔走，張羅了幾年，稍微有點起色後，迄民國五十六年，才敢在台北市火車站附近的懷寧街，租賃三十幾坪辦公廳，獨立門戶，專設事務所，這是第四次遷移所址。並邀約政大會計系畢業的優秀生吳東和與商科畢業的高材生謝玉雲，共同學習操盤，還有文筆通暢的林德盛與頭腦靈活的吳金河等四位才俊，通力合作之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廟小神通大，各種會計師大小業務，一律通吃。不管業務難易，

經過一番研究斟酌，再抽絲剝繭，清理過後，祖師爺賞飯，還都能迎刃而解，可以說愈做愈起勁。追憶在籌備開業時，好友王印權先生送來黑皮獨座很神氣的五張沙發椅連同一張圓形桌几，作為賀禮，正好放在會客室，很夠氣派。另有名書畫家李大木先生篆書「福如曉日騰雲起，財似春潮帶雨來。」墨寶一副，亦掛在會客室。一切佈置就緒，煥然一新。開幕伊始，自朝至暮，賀客盈門，張家老五緒話兒，一向愛說俏皮話，看到掛「財似春潮帶雨來」，他倒說了一句，「鈔票這不都發霉了嗎！」不管得體與否，我倒並不介意。記得有這樣一個故事，北方過年吃餃子叫吃元寶，餃子破了叫掙了，表示賺錢。一家綢布莊僱的掌廚姓裴，包餃子是一把好手，從來不破。除夕掌櫃（大老闆）問掌廚大師傅老裴，元寶掙了多少，掌櫃希望他說吉祥話，掙了不少。結果這位大師傅說：「有我老裴（賠）還能掙（破）。」弄巧反拙，可是這家綢布莊，照樣發財。而我的事務所業務，從此以後，的確蒸蒸日上，逐漸進入佳境。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穫，不能專靠聽好聽的。

#### 4. 跟王授心表面合作

這民國六十一年，會計師龍頭老大，也是復旦大學前期學長王庸（字授心）會計師，擬邀不才合作。對外名稱叫王庸萬法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對內業務收入各自獨立，直接費用各自負擔，水電房租等間接費用，按收入比例分攤。自付，人往高處走，水向低處流。能跟龍頭老大為伍，水漲船高，豈不與有榮焉。於是一拍即合，共同遷至館前路台壽大樓六樓整層辦公，這是事務所第五次遷徙。除原有同事外，先後有邱炳雲、汪大揚、劉義吉等，都是頗有才具的門生，他們肯屈就，也是我的光榮。其中劉義吉同學已考取會計師，工作很務實，又仔細負責，頗有領導才華。汪大揚同學絕頂聰明，且衝勁大，跟客戶接頭，真是一把好手。他曾在勤業幹過，也到過菲律賓跟美國聯盟事務所實習過查核業務，對查賬業務得心應手，應興應革，貢獻良多。

我們正幹的起勁，有一天，原在省訓團受訓的台北市稅務單位，一位審核員來電話，話裡話外，對郎老師頗有埋怨，重點是說：「王庸目中無人，眼睛長在頭頂

上，只會拍上級馬屁，很多稅務同寅，對他的來件，正想好好修理修理整整他，不料郎老師你倒跟他合作，我們整他，影不影響你郎老師？」回稱：「不影響。不過得饒人處且饒人，你們就甯了他罷。我來打個圓場，出面請客，叫他陪客，對各位打躬作揖陪禮就是。」事後我才知道，授心當初所以要跟我合作，關鍵就是要不才作擋箭牌。他老兄不單目空，對同事也有些「那個」，他出國，還電話回來遙控查勤。呂氏春秋上說：「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何必苛求。他越認真，他的班底，越是陽奉陰違。中午飯後，利用他回府休息，四點鐘才回事務所。大家就在他的辦公房間，關上門，賭起梭哈來哉。經常如此，有客人來看見，實在不好意思。於是本人規勸說：「有我在辦公室時，你們最好不要玩，否則我對王會計師講也不好，不講也不好。」總算他們給我面子，我在場，他們就收場。本人也只好睜一眼閉一眼，若無其事。相反，我的同事則不然，我有時也出國，愈是不在，同仁愈是幹的起勁，我在的時候，反而會耍嬌。這是王庸太太親口對我講的嫉妒話。不佞常常自箴，帶人要推己及人，要先考慮人家辛

苦甘苦，同仁才會賣命。

後來，好像台壽要收回自用，我們事務所只好搬到館前路五十九號轉角一棟大樓，對我而言，事務所應該算第六次遷移了。

#### 5. 萬法聯合改為德勤

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由於王庸會計師放款吃倒賬，取得抵押品，座落在重慶南路底，靠近瑩橋附近一幢房屋，王庸想將事務所搬過去。經本人勘察後，房屋格局不好，位置也不理想。大有一路歸西的感覺。本人有個主觀，一般都市都是向東發展，順著地球轉才對。所以區區堅絕反對向西搬遷。可是這位龍頭老大又非搬不可，在各執一詞時，也就只好分道揚鑣了。最後讓會計師公會搬去，他搬到另一棟抵押屋。我們「萬法」若在原地踏步不搬，又覺得太浪費場地，於是萬法事務所，於民國六十九年冬天遷到火車站附近天成商業大樓，也就是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四十二號七樓，這是第七次搬遷了。這一次遷移，又等於「萬法」的再度擴大，有林豐欽會計師、吳秋華會計師先後加入合夥，都是出類拔萃的好伙伴，他



們又都是在下門生，自然同心協力。乃將事務所改稱萬法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共同執業。同時又有熊士林等二十多位專業高手，加入工作行列。真所謂「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從此事務所如虎添翼，不在話下。

似水流年，過了不久，又與美國 WAT-FACE MAH & CO. CPAS 簽約合作，並在財神酒店舉行慶祝酒會，光臨來賓，有政府首長、學界名流、工商鉅子，不下二百餘名。同申祝賀，不勝欣慰。

好花有了綠葉搭配之後，萬法聯合事務所名聲，逐漸被同道們注意，於民國七十八年有會計師阮呂芳周與陳寶欽所主持之東亞事務所主動要跟「萬法」合作，在商談過程中，又有信和事務所之吳吉田、周金榜亦想參加聯合，他們同時又與 DELOITTE 國際事務所代表李德泰洽談，都有共同想法，與我們萬法聯合事務所合而為一。於是又與我們事務所劉義吉等同仁協商決定共同組成國際性事務所。至於事務所名稱，都同意捨棄各自原有名稱，中文叫德勤，英文叫 DELOITTE Huskin & Sells CO. CPAS。而對外代表人，眾星拱月，仍推郎萬法為首，擔任負責人。由於

大家公議，不才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子曰：「里仁為美。」既然眾多會計師合作，人丁茂盛，又得遷地為良，於是選上當年蔣經國先生官邸所在地，重新改建華南銀行商業大樓，位於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十八號六樓。在萬法事務所的立場，這是事務所第八次搬遷。一切就緒，擇吉開張日，大鵬展翅時，有好的開始，即成功了一半。記得我小時候寫過這樣一副春聯：「父子協力山成玉，兄弟同心土變金。」我們不分彼此，合作無間的確轟轟烈烈幹了好一陣子。

### 6. 與安侯合併到今日

花好月圓真善美，風起雲湧去來今。在民國七十八、九年前後，會計師界合併之風氣大盛。先有勤業事務所老闆宋作楠教授，約請本人餐敘會商合作事宜。有王景益與吳世仁二位先生作陪，縱談之後，議而未決，結果未成事實。少頃，又有眾信事務所主持人賴崇慶、林柄滄三兄主動相邀，找我們德勤會計師們磋商合作大事。幾度接頭，均達成協議，眾信且禮讓德勤，情願將德勤之德在前，眾信之信在後，用為合併後改名德信。受寵之餘，於是

德勤會計師同仁都有意願與眾信合併。不料「德信」二字，已有江秀琴會計師登記在先，不能歸我們重複使用。當時，雖然江會計師仍在一家大企業擔任財務經理，並未執業，但商榷兩次未肯轉讓，好在江會計師與老朽有師生之雅，最後由劉義吉會計師偕同本人連袂造訪，江秀琴會計師總算給我郎老師老面，以捐獻廿萬元給慈濟功德會，作為交換條件，而達成目的。雖然江會計師並未叫我們用她的大名捐贈，可是我們卻用江秀琴之名樂捐。一切就緒，正在緊鑼密鼓進行當口，半途又殺出一個程咬金，乃是安侯事務所の代表人吳國風、朱寶奎、蔡添源、蔡峰霖四位會計師也找我們對談，而且談的有滋有味。可是答應眾信在前，以言而有信的處世之道，來衡量，大家多少有些躊躇。這中間，我們的大客戶風聞之後，都異口同聲贊成，經過一番縝思熟慮，終於捨眾信而就安侯。事後，不佞與劉會計師等，曾經肉袒負荊，向眾信賴崇慶兄等人請罪，人家寬宏大量，「君子不見小人怪」，哈哈一笑了事。不過「德信」二字，後來陳惕清會計師情商使用，這位老兄並未照方抓藥捐

甘萬給慈濟，他等於白得，在今天這個功利社會，那有白吃的午餐，似乎不合處世之道，惕清兄，以為然否。

德勤與安侯合併是在民國八十年春夏之交，中文字號捨德勤而稱安侯協和會計師事務所，英文名稱，亦照他們舊稱 KPMG Peat Marwick，只是負責人讓給德勤，改用本人即萬法應景。事務所地址，倒以德勤「寶地」原址未動，僅增多租用一層半，供安侯原班人馬使用。合併酒會當天，除各界致贈之花籃，花團錦簇，滿街滿室外，尚有台塑關係企業王永慶、王永在二位先生，特製匾額一方，用申祝賀。那天自朝至暮，川流不息，賀客盈門，大有八方風雨會中州的氣勢。

在長安東路營運了六年，迄民國八十六年底，應該說是驚遷喬木，搬到民生東路三段一五六號宏泰大樓五、六樓，還有四、七、九樓各一部分，並遍設分所在中南部各地。工作同仁，截至民國九十三年三月為止，共有一千六百四十七名。對內對外負責人，亦更動多次，向政府登記之代表人，在本人之後，先有朱寶奎、劉義吉，後有張龍憲、林賢郎、張五益，對內所長，先有魏忠華，後有吳秋華，現在是

羅子強。自從搬到民生東路之後，本人年事已高，就無官一身輕，僅以顧問頭銜告老還鄉，隱居山林了。目前生活，大部分靠劉義吉、吳秋華、吳東和三位會計師從他們分配所得中，搵出些許，貼補老朽日常開支。當然，津貼中多少會影響整體會計師分配所得，但微乎其微，不足道也。

其實我為安侯會計事務所，也有過特殊的貢獻，本人能一下子就替安侯會計師們省下六仟萬新台幣，不說不知道，說起來也沒有什麼蹊蹺。緣會計師有「責任保險」，尤其國際性事務所，更是少不了。換契約時，若登記合夥人中，有一人不連署簽名，則保費率卻會增加很多。這是好幾年前的事了，安侯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們，其中部分同仁，與阮呂芳周會計師有些隔閡。既然道不同不相謀，則阮呂先生萌有離開安侯的打算。可是在未脫離之前，責任保險契約書上，若無阮呂芳周簽署，據當時朱寶奎代表人對本人聲稱：「一千幾百人業務工作量，整體計算，保險費以美金折兌台幣，需增加新台幣六仟萬元。找了多少人向阮呂芳周兄說項，他老兄就是不肯簽。聽說，在德勤時，你們之間，很有感情，只好再勞駕郎老師你賣個

面子，試試看了。」結果，芳周兄很給老朽面子，不二話，照簽。僅說了一句話：「若不是郎老你找我，別人不論誰，我都不會簽。」事先，誰也未料到即萬法這個報廢的老小子，還真有殘餘價值。有人說，朱寶奎會計師算錯了，不是六仟萬，而是要多付二仟萬元。好，就算二仟萬，你能一下子淨賺二仟萬，也不容易。安侯這些年輕的合夥人們須知，「少年莫笑白頭翁，好花能開幾日紅。」「房簷水滴舊湯，一輩傳一輩。」請捫心自問，考慮之後，替「老賊」我，鼓鼓掌總可以吧！

早先官場中退職人員，嘗有一句自諷的語調，「房子越住越小，車子越坐越大。」這是說，退休後，他們的住屋，從公家大房子，搬到小公寓，進出從公家小轎車換乘公共大汽車。每下愈況，自然感慨係之。筆者，者番來台，從未擔任官職，亦從未有過大氣派。

自從合併安侯之後，倒是車子也是愈坐愈大。而事務所愈併愈大之後，我的收入卻愈併愈少。好在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的人生哲學，本來就是捨己為人，知足常樂，能忍自安，也就歡樂了。（未完待續）